



第一百期 · 2020年1月

非賣品

修智大和尚談： 相似般若

青楓：佛教徒以外，社會上相信很多人都聽聞過，乃至閱讀過《心經》，但對於這短短的二百六十字的經文，在理解上又好像似懂非懂的，你說不明白嗎？似乎不是；但你說明白嗎？又彷彿不知道明白甚麼。我相信不少人也會有這樣的「困惑」，請問大和尚，對《心經》要怎樣看才對呢？

修智：對於《心經》，我個人認為，從原則性去理解比較恰當。有些人以為用「解釋經文」的方法去解說《心經》，這恐怕是不大適宜的。《心經》其實是《大般若經》的濃縮本，《大般若經》有六百卷，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有三十卷，要解釋經文，應該從《大般若經》，或從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找根據才是。所以，我們理解《心經》，還是從該文本身的結構原則來理解會比較妥當。

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……」，這裡這個「色」字不可以從我們一般認識的「色」去理解。一般的理解是，它既是因緣所生，因此是無常的，正因為是無常之緣故，就所以為「空」。其實不是這樣解說的。正如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裡的「十善品」所言：「這祇是相似般若



如魚得水

妙法寺全仁敬賀

波羅蜜！」是相似，而不是真正的深般若波羅蜜。讓我們舉個例子來看「色」與「空」的關係吧！色空的關係，就好像病與藥的關係，「色」是病，藥是「空」。我們生病了，如何去治理？不必理會那是甚麼形態的藥，只要藥到病除就是了，重要的是這「藥」能否真正的醫治這個病。色與空既然是像病與藥的關係，那麼，病好了還需要藥嗎？病已痊癒，藥也隨之用不上了，這才是真正的病癒而得健康。我們以「空」對治那個「色」，亦作如是觀。受想行識，乃至六根對應六塵，亦復如是。



青楓：很多時候，我們都會執着於那個「空」字，彷彿「一空在手，百病皆除！」

修智：執空，是很多人都犯上的毛病。這個空，我們亦要「空」掉它。因此，當於病已痊癒，你還去吃藥做甚麼？所有的藥都是毒性，倘沒病而服藥，則會沒病而成有病。把空「去」掉，這才可以清淨，這才是「深般若波羅蜜」。再讓我打個比喻，火，燒起來能分好與壞嗎？火的作用就是燃燒，但我們是摸不得，留不住的。再比喻，鳥在天空飛過，但我們能看到牠飛過的痕跡嗎？——「深般若」就是這樣，它是不留痕跡的，但它起作用。《心經》所說的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這裡也不是要解釋何謂「色」的。「五蘊」具體來說是「五受蘊」。何謂「五受蘊」？這等於「五蘊」加上「貪瞋痴」，我們將「貪瞋痴」去掉，這才是真正的「五蘊皆空」。

青楓：「貪瞋痴」是「病」，我們用般若智慧治之，這般若智慧便是「藥」，可不可以這樣理解？

修智：也可以的。有些理解，假使我們不僅看其表面，而是深入一點去追尋，這或會較容易得到真正的理解。譬如我們常說的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（簡稱《金剛經》），表面看來，是指「堅硬銳利無比的般若智慧」，但唐三藏玄奘法師所譯的，其題目是多了「能斷」兩字，——《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。能斷甚麼呢？就是能斷「我執」，其意即謂：我執煩惱猶如「金剛」般堅硬，必須用般若智慧去斷除之。

青楓：這樣加以說明，對《金剛經》的理解便可以有一個較易把握的明確方向了。也許在經文的漢譯上無可避免地出現一個所謂文字的「隔」。從一種文字準確地「過渡」到另一種文字是不容易的，我們盡量地把它們拉近距離吧！

修智：是的，的確有這種隔膜。但如果消滅或者說是拉近距離，盡量接近準確，這的確要下一番功夫。要理解佛經，不應只從表面字句作解釋，更應該從有關係統的經文作參考，避免「錯解」經文。



珊瑚樹

妙法寺的園林有不少「不起眼」的花草樹木。所謂「不起眼」，是指它的開花結果並不像一些開得燦爛，「艷光」四射的花朵，如大紅花便是。「大紅花」的花瓣，無論它是紅的，黃的，白的，它盛放開來就像一隻開屏孔雀那樣引人注目。

在菩提樹下，栽種了兩種「不起眼」的花樹，一是杜虹花，另一便是珊瑚樹，兩者的花都是細細小小的，杜虹花像「微型珍珠提」，挺有趣。而珊瑚樹上的花呢？——儘管這樹高逾三、四米，但它的花卻像一位「含羞少女」，羞答答地躲藏在茂密的綠葉內。你打從它身邊走過，倘若不留神，恐怕也會錯過。

世間上有些人也是這樣，「不起眼」，但卻有充實的內涵，是做實事的人！——這就是珊瑚樹上的花。

摩訶般若波羅蜜經，十善品

佛告釋提桓因言：憍尸迦！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教一閻浮提人行十善道，於汝意云何，以是因緣故，得福多不？

答言：甚多，世尊！

佛言：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書持般若波羅蜜經卷與他人令讀誦說，得福多。何以故？是般若波羅蜜中，廣說諸無漏法，善男子善女人從是中學，已學今學當學，入正法位中；已入今入當入，得須陀洹果，已得今得當得，乃至阿羅漢果。求辟支佛道亦如是。諸菩薩摩訶薩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入正法位中，已入今入當入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已得今得當得。

憍尸迦！何等是無漏法？所謂四念處乃至八聖道分、四聖諦，內空乃至無法有法空，佛十力乃至十八不共法。善男子善女人學是法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已得今得當得。

憍尸迦！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教一人令得須陀洹果，是人得福德勝教一閻浮提人行十善道。何以故？憍尸迦！教一閻浮提人行十善道，不離地獄、畜生、餓鬼苦。憍尸迦！教一人令得須陀洹果，離三惡道故。乃至阿羅漢果、辟支佛道亦如是。

憍尸迦！若善男子善女人教一閻浮提人令得須陀洹果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道，不如善男子善女人教一人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福多。何以故？憍尸迦！以菩薩因緣故，生須陀洹乃至阿羅漢、辟支佛。以菩薩因緣故，生諸佛。以是因緣故，憍尸迦！當知善男子善女人書般若波羅蜜經卷與他人，令書持讀誦說，得福多。何以故？是般若波羅蜜中廣說諸善法。是善法中學，便出生剎利大姓、婆羅門大姓、居士大家，四天王天，乃至非有想非無想天，便有四念處乃至一切種智，便有須陀洹乃至阿羅漢、辟支佛，便有諸佛。

憍尸迦！置一閻浮提人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教四天下國土中眾生令行十善道。於汝意云何，是人以是因緣故，得福多不？

答言：甚多，世尊！

佛言：不如善男子善女人書般若波羅蜜經卷與他人令書持讀誦說，得福多。餘如上說。

憍尸迦！置四天下國土中眾生。若教小千國土中眾生令行十善道，亦如是。

憍尸迦！置小千國土中眾生。若教二千中國土中眾生令行十善道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書般若波羅蜜經卷與他人令書持讀誦說，是人得福多。餘如上說。

憍尸迦！置二千中國土中眾生。若教三千大千國土中所有眾生令行十善道；復有人書般若波羅蜜經卷與他人令書持讀誦說，是人福德多。

憍尸迦！置三千大千國土中眾生。若教如恒河沙等國土中所有眾生令行十善道；若復有人書般若波羅蜜經卷與他人令書持讀誦說，其福多。餘如上說。

復次，憍尸迦！有人教一閻浮提眾生，令立四禪、四無量心、四無色定、五神通。於汝意云何，是善男子善女人，福德多不？

釋提桓因言：甚多，世尊！

佛言：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書般若波羅蜜經卷與他人，令書持讀誦說，得福多。何以故？是般若波羅蜜中廣說諸善法。餘如上說。

憍尸迦！置閻浮提中眾生。復置四天下國土中眾生、小千國土中眾生、二千中國土中眾生、三千大千國土中眾生。憍尸迦！若有人教十方如恒河沙等國土中眾生，令立四禪、四無量心、四無色定、五神通，於汝意云何，是人福德多不？

答言：甚多，世尊！

佛言：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書般若波羅蜜經卷與他人，令書持讀誦說，得福多。何以故？是般若波羅蜜中廣說諸善法。餘如上說。

復次，憍尸迦！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是般若波羅蜜，持讀誦說、正憶念，是人福德，勝教閻浮提人行十善道，立四禪、四無量心、四無色定、五神通。正憶念者，受持親近般若波羅蜜。乃至正憶念，不以二法，不以不二法；受持親近禪那波羅蜜、毘梨耶波羅蜜、羼提波羅蜜、尸羅波羅蜜、檀那波羅蜜，乃至正憶念，不以二法，不以

不二法；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正憶念，內空乃至一切種智，不以二法，不以不二法。

復次，憍尸迦！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為他人種種因緣演說般若波羅蜜義，開示分別令易解。憍尸迦！何等是般若波羅蜜義？憍尸迦！般若波羅蜜義者，不應以二相觀、不應以不二相觀，非有相非無相，不入不出、不增不損、不垢不淨、不生不滅、不取不捨，不住非不住，非實非虛、非合非散，非著非不著、非因非不因、非法非不法、非如非不如、非實際非不實際。

憍尸迦！若善男子善女人，能以是般若波羅蜜義為他人種種因緣演說，開示分別令易解，是善男子善女人，所得福德甚多，勝自受持般若波羅蜜，親近讀誦說、正憶念。

復次，憍尸迦！善男子善女人自受持般若波羅蜜，親近讀誦說、正憶念，亦為他人種種因緣演說般若波羅蜜義，開示分別令易解。是善男子善女人，所得功德甚多。

釋提桓因白佛言：世尊！善男子善女人應如是演說般若波羅蜜義，開示分別令易解。

佛語釋提桓因言：如是。憍尸迦！是善男子善女人，應如是演說般若波羅蜜義，開示分別令易解。憍尸迦！善男子善女人如是演說般若波羅蜜義，開示分別令易解，得無量無邊阿僧祇福德。

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供養十方無量阿僧祇諸佛，盡其壽命，隨其所須，恭敬尊重讚歎，花香乃至幡蓋供養；若復有善男子善女人，種種因緣為他人廣說般若波羅蜜義，開示分別令易解，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甚多。何以故？諸過去未來現在佛，皆於是般若波羅蜜中學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已得今得當得。

復次，憍尸迦！若善男子善女人，於無量無邊阿僧祇劫行檀那波羅蜜，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般若波羅蜜為他人演說其義，開示分別令易解，其福甚多，以無所得故。云何名有所得？憍尸迦！若菩薩摩訶薩用有所得故布施，布施時作是念：「我與、彼受、所施者物。」是名得檀那，不得波羅蜜；「我持戒，此是戒。」是名得戒，不得波羅蜜；「我忍辱，為是人忍辱。」是名得忍辱，不得波羅蜜；「我精進，為是事勤精

進。」是名得精進，不得波羅蜜；「我修禪那，所修是禪那。」是名得禪那，不得波羅蜜；「我修慧，所修是慧。」是名得慧，不得波羅蜜。憍尸迦！是善男子善女人如是行者，不得具足檀那波羅蜜、尸羅波羅蜜、羼提波羅蜜、毘梨耶波羅蜜、禪那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。

釋提桓因白佛言：世尊！菩薩摩訶薩云何修具足檀那波羅蜜、尸羅波羅蜜、羼提波羅蜜、毘梨耶波羅蜜、禪那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？

佛告釋提桓因言：菩薩摩訶薩布施時，不得與者、不得受者、不得所施物，是人得具足檀那波羅蜜。乃至修般若波羅蜜時，不得智、不得所修智，是人得具足般若波羅蜜。憍尸迦！是為菩薩摩訶薩具足檀那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。善男子善女人如是行般若波羅蜜，當為他人演說其義，開示分別令易解。檀那波羅蜜、毘梨耶波羅蜜、羼提波羅蜜、尸羅波羅蜜、檀那波羅蜜，演說其義，開示分別令易解。何以故？憍尸迦！未來世當有善男子善女人，欲說般若波羅蜜，而說相似般若波羅蜜。有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聞是相似般若波羅蜜，失正道。善男子善女人應為是人具足演說般若波羅蜜義，開示分別令易解。

釋提桓因白佛言：世尊！何等是相似般若波羅蜜？

佛言：有善男子善女人說有所得般若波羅蜜，是為相似般若波羅蜜。

釋提桓因白佛言：世尊！云何「善男子善女人說有所得般若波羅蜜是為相似般若波羅蜜」？

佛言：善男子善女人說有所得般若波羅蜜是相似般若波羅蜜者，說色無常。作是言：「能如是行，是行般若波羅蜜。」行者求色無常，是為行相似般若波羅蜜。說受想行識無常，作是言：

「能如是行，是行般若波羅蜜。」行者求受想行識無常，是為行相似般若波羅蜜。說眼無常，乃至說意無常；說色無常，乃至說法無常；說眼界無常，色界、眼識界無常，乃至說眼界、法界、意識界無常；說地種無常，乃至說識種無常；說眼識界無常，乃至說意識界無常；說眼觸無常，乃至說意觸無常；說眼觸因緣生受無常，乃至說

意觸因緣生受無常，廣說如五陰。說色苦，乃至說意觸因緣生受苦；說色無我，乃至說意觸因緣生受無我，皆如五陰說。行者行檀那波羅蜜時，為說色無常、苦、無我，乃至意觸因緣生受說無常、苦、無我。尸羅波羅蜜，乃至般若波羅蜜亦如是。行四禪、四無量心、四無色定，為說無常、苦、無我。行四念處，為說無常、苦、無我。乃至行薩婆若時，為說無常、苦、無我。作如是教「能如是行者，是為行般若波羅蜜。」憍尸迦！是名相似般若波羅蜜。

復次，憍尸迦！若是善男子善女人當來世說相似般若波羅蜜，作是言：「汝善男子善女人修行般若波羅蜜，汝修行般若波羅蜜時，當得初地，乃至當得十地。」檀那波羅蜜乃至檀那波羅蜜亦如是。行者以相似有所得、以總相修是般若波羅蜜。憍尸迦！是名相似般若波羅蜜。

復次，憍尸迦！善男子善女人欲說般若波羅蜜，作是言：「汝善男子善女人修行般若波羅蜜已，當過聲聞、辟支佛地。」是名相似般若波羅蜜。

復次，憍尸迦！善男子善女為求佛道者如是說：「汝善男子善女人，修行般若波羅蜜已，入菩薩位，得無生法忍，得無生忍已，便住菩薩神通，從一佛國至一佛國，供養諸佛，恭敬尊重讚歎。」如是說者，是名相似般若波羅蜜。

復次，憍尸迦！善男子善女為求佛道者如是說：「汝善男子善女人，學是般若波羅蜜，受持讀誦說、正憶念，當得無量無邊阿僧祇功德。」如是說者，是名相似般若波羅蜜。

復次，善男子善女為求佛道者如是說：「如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功德善本，從初發心至成得佛，都合集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如是說者，是名相似般若波羅蜜。

釋提桓因白佛言：世尊！云何善男子善女人，為求佛道者，不說相似般若波羅蜜？

佛言：若善男子善女人，為求佛道者，說般若波羅蜜：「善男子！汝修行般若波羅蜜，莫觀色無常。何以故？色，色性空。是色性，非法若非法，即名為般若波羅蜜。般若波羅蜜中，色非常非無常。何以故？是中，色尚不可得，何況常無

常。」憍尸迦！善男子善女人如是說者，是名不說相似般若波羅蜜。受想行識亦如是。

復次，憍尸迦！善男子善女為求佛道者說：「汝，善男子！修行般若波羅蜜，於諸法莫有所過、莫有所住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羅蜜中無有法可過可住。所以者何？一切法自性空，自性空是非法。若非法，即是般若波羅蜜。般若波羅蜜中，無有法可入可出、可生可滅。」憍尸迦！是善男子善女人如是說，是名不說相似般若波羅蜜。廣說如上。與相似相違，是名不說相似般若波羅蜜。如是，憍尸迦！善男子善女人，應如是演說般若波羅蜜義。若如是說般若波羅蜜義，所得功德，勝於前者。

復次，憍尸迦！閻浮提中所有眾生，皆教令得須陀洹，於汝意云何，是人得福多不？

答言：甚多，世尊！

佛言：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以般若波羅蜜為他人種種因緣演說其義，開示分別令易解，如是言：「善男子善女人！汝來，受是般若波羅蜜，勤誦讀說、正憶念，如般若波羅蜜中所說行。何以故？是般若波羅蜜中出生諸須陀洹。」

憍尸迦！置閻浮提中眾生，復置四天下眾生，小千國土、二千中國土、三千大千國土眾生。若有人教十方如恒河沙國土中眾生，盡教令得須陀洹。於汝意云何，是人得福多不？

答言：甚多，世尊！

佛言：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以般若波羅蜜為他人種種因緣演說其義，開示分別令易解，如是言：「善男子！汝來，受是般若波羅蜜，勤誦讀說、正憶念，如般若波羅蜜中所說行。何以故？是般若波羅蜜中出生諸須陀洹。」

復次，憍尸迦！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教閻浮提中人令得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。於汝意云何，是人得福多不？

答言：甚多，世尊！

佛言：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以般若波羅蜜為他人種種因緣演說其義，開示分別令易解，如是言：「善男子！汝來，受是般若波羅蜜，勤誦讀說、正憶念，如般若波羅蜜中所說行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羅蜜中出生諸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

故。」乃至十方如恒河沙等國土中眾生，亦如是。

復次，憍尸迦！若善男子善女人教一閻浮提中眾生令得辟支佛道。於汝意云何，是人得福多不？

答言：甚多，世尊！

佛言：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般若波羅蜜為他人種種因緣演說其義，開示分別令易解，如是言：「善男子！汝來，受是般若波羅蜜，勤讀誦說、正憶念，如般若波羅蜜中所說行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羅蜜中出生諸辟支佛道故。」四天下乃至十方如恒河沙等國土中眾生，亦如是。

復次，憍尸迦！善男子善女人，教一閻浮提中眾生，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於汝意云何，是人得福多不？

答言：甚多，世尊！

佛言：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般若波羅蜜為他人種種因緣演說其義，開示分別令易解，如是言：「汝當隨般若波羅蜜中學，當得一切智法。汝若得一切智法，汝便得修行般若波羅蜜增益具足。若得修行般若波羅蜜增益具足，汝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何以故？憍尸迦！般若波羅蜜中生諸初發意菩薩摩訶薩故。乃至十方如恒河沙等國土，亦如是。

復次，憍尸迦！善男子善女人教一閻浮提中眾生令住阿鞞跋致地。於汝意云何，是人福德多不？

答言：甚多，世尊！

佛言：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般若波羅蜜為他人種種因緣演說其義，開示分別令易解，如是言：「汝來，善男子！受是般若波羅蜜，乃至如般若波羅蜜中所說行，汝便得一切智法。得一切智法已，乃至便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何以故？般若波羅蜜中生諸菩薩摩訶薩阿鞞跋致地故。乃至十方如恒河沙等國土，亦如是。

復次，憍尸迦！一閻浮提中眾生發意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為是人廣說般若波羅蜜及其義解，開示分別，如是言：「汝來，善男子！受是般若波羅蜜，乃至如般若波羅蜜中所說行，學已，汝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

提。」復有人為一阿鞞跋致菩薩演說般若波羅蜜及其義解，開示分別：「汝來，受是般若波羅蜜，乃至如般若波羅蜜中所說行，學已，汝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是善男子所得功德甚多。乃至十方如恒河沙等國土中，亦如是。

復次，憍尸迦！若有一閻浮提中眾生皆得阿鞞跋致、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復有善男子善女人以般若波羅蜜為是人演說其義，於是中有一菩薩疾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為此菩薩說般若波羅蜜及其義解，是人功德最多。乃至十方如恒河沙等國土，亦如是。

釋提桓因白佛言：世尊！如菩薩摩訶薩轉轉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如是應轉轉教行檀那波羅蜜、尸羅波羅蜜、羼提波羅蜜、毘梨耶波羅蜜、禪那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，應教內空乃至無法有法空，四念處乃至八聖道分，佛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四無礙智、十八不共法，亦應供養衣服、臥具、飲食、湯藥，隨其所須。是善男子善女人，法施、財施供養是菩薩，所得功德，勝於前者。何以故？世尊！是菩薩摩訶薩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。

爾時，慧命須菩提語釋提桓因言：善哉！善哉！憍尸迦！汝為聖弟子，安慰諸菩薩摩訶薩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以法施財施利益，法應爾。何以故？菩薩中生諸佛聖眾。若菩薩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是菩薩不能學六波羅蜜乃至十八不共法。若不學六波羅蜜乃至十八不共法，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若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則無聲聞、辟支佛。以是故，憍尸迦！諸菩薩摩訶薩學六波羅蜜乃至十八不共法時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，斷地獄、畜生、餓鬼道，世間便有刹利大姓、婆羅門大姓、居士大家，四天王天乃至非有想非無想天，乃至檀那波羅蜜、尸羅波羅蜜、羼提波羅蜜、毘梨耶波羅蜜、禪那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，內空乃至無法有法空，四念處乃至十八不共法出現於世，聲聞乘、辟支佛乘、佛乘皆現於世。



妙法寺主辦——

山西平遙

觀音聖像 彩塑攝影作品展

地點：妙法寺綜合大樓二樓藝廊

時間：2020年1月23日(年廿九)至2月23日

觀音菩薩的形象深入人心。

在中華大地，我們能接觸到的觀音聖像，無論是畫像還是塑像，實在不少！而有關觀音菩薩故事的流傳，更是既廣且富傳奇性，十分的引人入勝。

1993年，我們曾舉辦了一個名為“中國古代彩塑觀音攝影展”，主要是展出馬元浩先生的攝影作品。

26年後今天，我們重新整理，把這些作品再次呈現在大眾眼前，讓我們對這位“救苦救難”的菩薩再一次近距離的認識。



法是甚麼

· 劉逢吉 ·

(原刊於一九九〇年九月 《內明》 第二二二期)

筆者翻譯了卡拉帕漢那 (D. J. Kalupahana) 著「緣起論——佛教的中心哲學」(Causality: The Central Philosophy of Buddhism) 一書其中第四章「法的概念」(The Conception of Dharma)，覺得著者對「法」的詮釋有值得商榷的地方，不避淺陋，試抒己見，曾得沈九成老師提出精闢的見解，受益良多，特此致謝及悼念。

研究佛教義理即「佛法」，必先了解甚麼是「法」。卡氏所解說的「法」與中國佛法上(或印度佛法上)的講法有些距離。

「法」是甚麼呢？法是眾生心理活動綜合而生的一種共通力量。法是心所產生的一種力量。「法由心生」，這是佛教的根本概念。沒有心也就沒有法。卡氏文中指「法」為概念，一種對事物的認知，可能是指「心」，即今天所指的大腦思維，但心並不一定是法；法由心生，但法不一定是心。法與心是不一不異的。「法」在佛經中是五蘊法，「諸法」即是指色受想行識的演變規律。「世間一切法」的一切法即是指心理活動所帶來的種種變化。心在怎樣的情況下才是法？當接觸了外境界我們才有心。心動便是三蘊色受想行識的活動起了作用，《大智度論》云：「五陰名心」。沒有攀緣就沒有心理活動。所有心理活動資料，即是受的是甚麼？想的是甚麼？行的是甚麼？識的是甚麼？「色」就是心理活動的資料，沒有色就沒有受想行

識，佛說：「色生受想行識」。心是本來沒有的，只是接觸了色(外境界)之後才有心。此即是因緣。心攀緣外境界，因緣乃生。心是因，外境界是緣。當因緣和合便是法。法即是由心和外境界和合而成。從佛法中說：法是由外境界與識(心)接觸，產生心理活動而成的。心、色和合了才有法，單是一個心或境都不能產生「法」，這個和合是因緣和合。任何事物的發展，自然界的或人類心理活動的都有「法」的存在。自然界如植物、礦物、人類等的演變軌跡，稱為自然法、色法。我們的心所引起事物的演變，稱為心法。人創造出來的如電力、火箭等，這是人心經過對外境界認識了之後，利用外境界自然的發展，變成一個我們要求有規律性的、可以用的東西的一種方法。自然界的法叫做外因緣法，心法叫內因緣法，這兩個概念是非常清楚的。自然界是沒有概念性的，自然界的法是太陽東升西落，種下的稻苗會生長，但是這不是一個概念。「法」的成立最重要的是「時」，所謂一時和合，《金剛經》云：「若世界實有者則是一合相」，一合相即一時因緣和合之相(實相)，故一時是一個重要的條件。

上面說，當心一時攀緣外境界(色)，因緣和合於一時，「法」乃由此而生。比方說，眼看東西，眼與眼識跟外境界的色接觸之後，才能看見東西。如果但有眼，沒有外境界之色，我們便不會

生起心理活動，便不能想像有紅黃藍白黑，心裏便沒有紅黃藍白黑的認識。我們心裏有紅黃藍白黑的認識因為我們以眼（六根）看到外境界之色（六塵），這個認識是經過心攀緣外境界，引起想蘊並抽象化成為概念的反應（見下文）。當我沒有看見你們穿的衣服有紅有藍的時候，只要你們告訴我所穿的紅衣或藍衣，我即想像得到你們所穿的衣服的顏色，也即是我有這種顏色的資料來說明我所想像的，等於我所看到的一樣。這樣，根、塵、識一定要三事（三科）和合才有法。根是六根、塵是六塵、識是六識；即眼、色、眼識三者缺一都不能成立心理的活動，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。如果沒有外境界，我們則沒有甚麼可見，眼則看不到有甚麼東西，心裏也即無外境界的存在。如果有眼，有外境界，但若沒有興趣去看，也是看不到東西的。所謂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，雖然有眼但沒有心、沒有識，也是看不見東西的，一定要有眼（六根）對外境界（六塵）發動心意（六識）才能看到東西的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，心就是識，識不起作用，也就無從對外境界的了別。往往專心讀書的時候，外邊發生的事全然不知道，因為心在於書，不在外邊。心不在意，食而不知其味，大年紀的人很容易體會這個道理，因心中有解決不了的事情，對着美好食物，但心還想着困難的問題，甚麼山珍海錯都不知道其味，這主要在於識，沒有起了別的作用。三事不和合在一起，甚麼也不起作用，也就沒有心，也就沒有法，也不會有世間，因為世間是基於法的存在而存在。《雜阿含經》卷第九經二三〇：「……云何名世間。眼、色、眼識、眼觸。眼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。耳鼻舌身意。法、意識、意觸。意觸因緣生受。內覺若苦若樂、不苦不樂，是名世間。……六入處集，則觸集，如是乃至純大苦聚集。……若無彼眼，無色，無眼識，無眼觸。無眼觸因緣生受……則無世間，亦不施設世間。……六入處滅，則觸滅，如是乃至純大苦聚滅故。」由此經文而知世間、世間法皆由心攀緣外境界而來。

因緣法是一切佛法的基礎，世間一切法都建築

在因緣法上，離因緣即無法，世間就是因緣法。因緣法乃無常變易法，五蘊法也是無常變易法。法不單指五蘊法，法的構成基於三科，所謂變易法即色受想行識必然變易，剎那剎那的變易。因五蘊法（心法）變易，故因緣法跟着五蘊法變易，不是因緣法本身變易。《雜阿含經》卷第二經三十七：「……色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是名世間、世間法。如是受想行識無常、苦，是世間、世間法。」因緣法同時也恒常不變易法，佛出世前的生老病死的因緣法皆早已存在，和佛入滅後也繼續存在。所謂「此法常住，法住法界。此法常住，法住法空。」佛不過發現此因緣法而已，因緣法的本性是恒常不變的。

卡氏在其著作中說「法」是概念，我們是不能同意的。概念不是法。為甚麼？佛法中指「概念」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呢？是從五蘊中的想蘊來的。概念也者，我們對林林種種事物經過一定的思維抽象化才形成概念。沒有抽象即無概念。佛經說得十分清楚，抽象化是由想蘊裡來的。如果我們不經過心色攀緣，就不會有心理活動，則不會有法，也不會有概念。反過來說，如果有了概念就是不是等於有法呢？答案是否定的。法的第一個條件是有能夠引起事物變化的一種作用，我們稱之為因緣作用，此種作用也稱作因緣力，故我們稱之為法力。如果沒有這個條件，我們不能稱之為「法」。

「法」是一種力量，在沒有產生力量以前不成為法，此力量是因與緣和合了之後所產生的一種作用力，任何因緣都有作用力。在心法上面，因外境界引起各種反應，聽到恐怖故事而生恐懼，看到漂亮的女子而生愛慕，心中所生的欲貪，妒忌之反應都是由心攀緣外境界而來，這種反應是一種作用力。在佛教界中，這是一種業力。業力在一般來說就是因緣果，在因緣果關係中演變的一種力量就是業力。心不斷在某方面加意、作業、發願是因，不斷做是緣、是業、是法。在此不斷的過程中生了業力，也產生了果。在法中輪迴，糾纏不清，自然作了不少業，也得到果報。世間最大的力量是心力，淨土宗有云：「有願必成」，願即心，因緣法講

心，離心甚麼都沒有，業乃以心為基礎。沒有心，沒有心行，用現代語即沒有心理活動，沒有受想行識的活動，即「心行處滅」，一切法無從起作用。起心動念，法由心生故也。金剛經云：「……不住色生心，不住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生心，無所住而生其心。」即不住六入，也就讓法無從而來。既知「法」是五蘊色受想行識所演變的軌跡，故五蘊滅才能法滅，五蘊即心，心滅才得法滅。所謂見法，即見陰界入所形成的法、因緣法；亦即見陰界入三科的演變關係，既知法的來龍去脈，當恍然覺悟世間一切虛妄。佛法乃對治「法」的義理，佛法就是制心滅法之方法。既知法乃縛結眾生的一種作用力，華嚴經稱之為「梵網」，世間法是有為法，

有所求，有所作，有所取，有所雜染，有所享受，故亦有所縛結，所謂「諸法因緣生」，心有外求，法便生；「諸法因緣滅」即是根、塵、識三科任何一科不起作用，因緣不成，法自然滅。心經云：「……故空中無色，無受想行識，無眼耳鼻舌身意，無色聲香味觸法，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……」，當五蘊滅，下面即無六入、六觸、六界。故五蘊滅，法無從起，即一切皆空，即見本來清淨面目。



陳家義寫百年情

香港有一位畫家，十分用功，早已年逾七旬，還「呢度去個度去」，不僅是為畫友奔走，尋且也為香港本土的書畫藝術的呈現與保留盡心盡力，這位畫之友便是身為「香港畫家聯會」會長的陳家義先生。

他幾十年在香港生活，也為香港注下濃濃的感情。除了自身的經歷體會外，他並且喜歡探本尋源地尋找香港的歷史足跡。近些年來，陳家義寫下了最少也有十張八張「百年情」的大畫，譬如百年前的碼頭，百年前的正街等等，我們除了看到百年前的香港建築物的風貌之外，同時，因為他加入了一些人

物、物件，把百年前的香港風俗也呈現出來了，加上他用那種帶着懷舊色彩的筆觸與色調作抒寫。整個畫面便呈現出濃濃的「舊日情懷」的情調，難怪這些作品每次的展出都引來不少觀眾駐足而觀，而且議論紛紛的。

在展場，我聽到一位觀眾說：「是呀，這些人物的衣著就是這樣，我五、六十年前看到的就是這樣……」類似這樣的交頭接耳的議論也成了看畫展的另一風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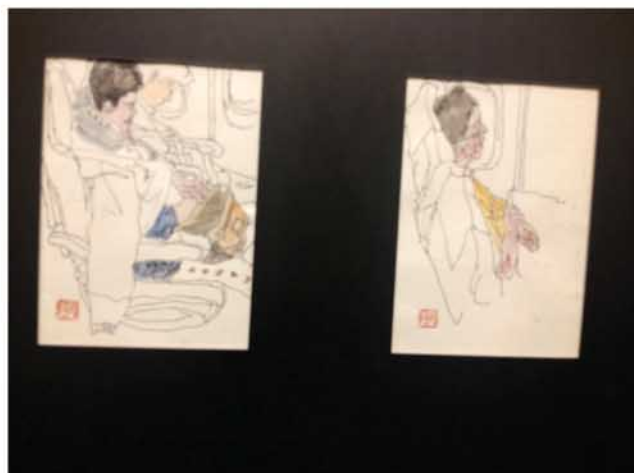
陳焜旺與寫生

當你真正喜歡一項活動時，你將會是「永不放棄」，那是興趣所在。

畫友陳焜旺大兄便是這樣，他今年八十五矣，但他手中的畫筆，超過半個世紀以來並沒有放下。我亦經常見到他一有空檔便拿起鋼筆在練習簿上寫生，特別是那些花花草草，他不是「臨老入花叢」，他是一生都在「花叢中打滾」，——滾得一身好本領。陳焜旺前輩這幾十年來可謂走遍香港每個角落，不少今天看來是殘缺舊樓，可他在幾十年前已對這些地方產生濃厚興趣，用畫筆記下這些風光。

前些日子，陳焜旺先生在中央圖書館來了一次「個展」（正確的說，應該是「雙人展」，原來展場內還有不少是他女兒的作品，祇是低調地不突顯而已）。

在展場上，我們看到陳先生不少寫生與速寫，流暢的筆觸，這使我們有所啓悟——要有今天的成就，是必須經過千錘百煉而來，非一蹴即就也。



集.體.回.憶

港島筲箕灣——東大街 街短廟宇多 店小食類齊

即使是香港的「永久居民」，對於香港歷史及可遊之地也未必盡數曉得，何況是一些地地道道的。如果偷得浮生半日遊，作一「地道深度遊」亦很有意思。

今天，且讓我在這「集體回憶」裡回憶一下港島筲箕灣東大街。

——這不僅是回憶，且還可先感受一下東大街的地理現狀。

這條街道最少有兩個特色——

東大街，街短，但廟宇多、食店多。我數過門牌，連二百個號碼也不夠。但它是一條熱熱鬧鬧的內街。這裡小店林立，如果我拿「三步一亭，十步一閣」來形容，也不為過。這些小食店不僅是各具

特色（沒有特色，如何競爭），且還是「十分聯合國」，日式、法式、印式等等，如果以一個國家民族為單元，大抵你吃上一個星期也可以。

除了小食店多之外，這裡的店舖也多是「街坊生意」，售賣的是日常用品，是一個社區式的聚居之地。衣食住行極之方便。這裡有電車總站，有地鐵站，旁側又有一條經常人來人往、熱鬧非凡的街市街。

我個人以為，生活來得這樣方便（加上物價便宜），作為一般民居生活，還去要求甚麼呢！東大街地舖全是生活小店，樓上是住宅。

所謂「知足常樂」，大抵就是這樣一種狀況。要說東大街的另一特色，就是本文標題所列出的



——街短，廟宇多。

相信在全香港，無論是港島還是九龍、新界，從比例上言，廟宇之多都比不上這裡。街頭旁隔一條馬路便是「譚公廟」。走進東大街後，大約行上十多個舖位便是「天后古廟」。它建於一八七三年。「天后廟」肯定與水上人家有關。這是福建莆田漁民在這裡興建的，那時筲箕灣又漸成一條小漁村。天后廟在香港不少地區均有，可見香港本來就是一個漁港。

東大街這天后古廟也像其他天后廟一樣，是「群神聚居」，內裡還有觀音菩薩、道教的呂祖先師。民間風俗如此，我們也樂得接受吧！

東大街盡頭處，是電車總站，說起來也有百年歷史，一九〇四年電車啓行，由筲箕灣到西環堅尼地城，由始到終站，最少也得行走一個鐘頭，難怪後來有歌仔曰：「英雄被困筲箕灣，不知何時到中環！」。

話雖如此，「能通好過無通」也！直到一九八五年港島地鐵通車，這才真正打通港島東西交通網。

就在筲箕灣電車總站附近，亦是屬於東大街的，有一座城隍廟。又是百年歷史，它建於一八七七年，原是福德祠。很喜歡這城隍廟內一副對聯——

是非不出聰明鑒

賞罰全由正直施

不聽是非、賞罰分明，城隍本色也！

建議你，用大半天時間遊遊東大街，三廟并立，可以入內作一下民間採風遊，肚子餓了，這裡美食小店林立，吃上一頓午膳或者下午茶吧！這些小店有好幾家還是著名港九的。

盡興之時，接下來在這電車總站施施然地坐上電車，——請坐樓上，沿途可以一覽風光，看看這一帶民情。

要開心快樂，其實是用不着「大花筒」的。



「譚公廟」緣起的兩個版本

港島筲箕灣東大街的街頭，是連接阿公岩的，此處有一座歷史逾百年的「譚公廟」。

譚公誕是農曆四月初八，正好是佛誕公眾假期，於是這些年所見，這天「東大街」有花車巡遊，舞龍舞獅，好不熱鬧。一些「不知情」者還以為：這是佛誕活動。

其實，也沒有所謂啦！佛誕也好，譚公誕也好，都是很好的民間節目。

「譚公廟」的緣起，有兩個版本，一說百年前有一艘小漁船被風浪打沉，但船主獲救，原來他每次出海均帶同「譚公像」，於是感恩圖報，後來便興建「譚公廟」。

另一版本，是惠東石匠合資建造。這又是甚麼因緣呢？原來，二百年前，筲箕灣這一帶是石礦場，就像西環「石塘咀」那樣聚集一些石匠。石匠多來自廣東惠東，起始筲箕灣這一帶大約有兩百餘石匠家庭聚落，他們在這裡打石之後，石頭便會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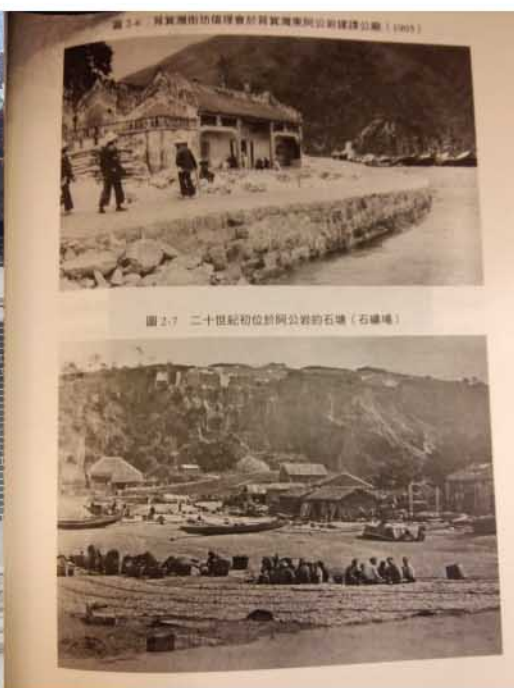
回內地各處。為了凝聚向心力便興建譚公廟。這廟也是有來龍去脈的，譚公祖廟是在惠州九龍峯。

由此看來，以石匠建廟這版本的可信度比較大。事實上，我們從現今的重修碑記中也可看到這點，註明是「祖廟惠州九龍峯」。

今天我們見到的譚公廟「新簇簇」，原來，於二〇一五年廟遭火焚，遂斥資七百餘萬元重修。

「譚公」的造型也「與別不同」，既然稱之為「公」，還以為七老八十，誰不知「譚公」卻是一個少年郎，甚至是「孩童」的形象。怎麼回事？原來在傳聞中說「譚公」在很年少之時已「得道」也。

——故事是如此說的，當然也視之為「民間傳奇」好了！但無論怎樣，民間信仰總是導人向善，最少讓我們領悟到因果，領悟到做人處世要懂得感恩。





人在大自然

陳青楓

日前，寫了一幅山水畫，主體是「雲烟山水」，兩個人物則放在左下角。

我把拙作傳給兩位畫友看，是想了解一下他們的感覺。

一位畫友把他的看法在手機上傳來給我看。他的意見是：把那些雲烟山水的主體刪去部分，便可突出左下角兩個人物，他把試行割切後的畫面傳給我。果然有人物突出的效果。

另一位畫友呢？他看了全圖，看法却又完全不同，他反而喜歡這樣，把人物壓縮在左下角，整體看來，可感受到「人在大自然」。

我今天特別拿出來說，是想說明一個問題：在不同的觀點角度下，看同一事物可會有截然不同的感受。彼此都沒有對錯，沒有好壞。

因此，引伸開去，我們對一些問題的爭論，其實也不過是一個觀點角度問題。

大詩人蘇東坡寫：「不識廬山真面目，祇緣身在此山中！」

這詩句便是很好的啟發。我們對一些問題持不同見解，很多時候是「祇緣身在此山中」，在問題內兜兜轉轉，或者以一己之見去看問題。倘若抽離了，客觀地、全面地去觀視，或者從別人的角度來思考那問題，我想這將會有不同的識見。對書畫的認識亦可作如是觀。

再讓我說回這幅拙作吧！

在繪寫時，我的確是本著「人在大自然」的看法去處理的，我總覺得，人，也不過是大自然裡一分子，用不著把自己「放大」，與其他眾生的相處也好，與花草樹木的相處也好，我們把自己融入去和階共處便好，用不著以「主人」自居，以「征服者」自居。

——人呀，驕傲甚麼？遇上地震、海嘯，很多時就是束手無策，一籌莫展。



貞與真

參觀了友人一個書畫展，看到他寫「貞韻」兩字，然後他說：這是「真韻」。

我再看他寫的那個「韻」字，原來是漢簡的寫法。沒錯，在兩千年前，「貞」字即是「真」也，那時候還未出現這個「真」字。

引起我興趣的是——何以「貞」即「真」的意思？「貞」字又是從哪方面演變而來的？

查書，探本尋源，其實是很有趣很開心之事，當然也因為同時可以增進知識。

「真」之源，要從「鼎」字說起。「鼎」是甚麼？大抵很多人都曉得，它是三隻腳的器皿，重重的青銅器，用來作火燒的燒窩之用，由於它的份量重，因此也衍生出權力的象徵、實力的象徵，譬如，「一言九鼎」、「大名鼎鼎」。從象形的「鼎」字，後來又派生出這個

「貞」字來，其實兩者是同一個意思。要注意一下，「貞」字上方是一個「卜」字，占卜的卜，於是我們又可以想到，在遠古時代人們是燒龜殼燒出裂紋來卜算的，用甚麼來燒？可用鼎了。鼎夠穩重，也正好是權威、權力、權勢的象徵。

文字的演變，是不斷地簡化開來的，當然在簡的過程上還得有所依據。「貞」字下方兩撇點仍然給我們一個「鼎」的感覺。

作偽作假，相反的意思便是「真」。古代真、貞同音，於是便出現這個「真」字。「真」字上方不再是「卜」，而是變了一個「匕」字，後來才出現楷書的「十」字形，有趣的是，下方是重重的一「橫」，然後是一對「腳」，這更顯得實在、穩重，是「真」的真諦。

妙法通訊流通處

元朗三聯書店
新界元朗青山公路49-63號

友生昌筆墨莊
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-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

三聯書局
香港灣仔柯布連道1-1A號

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

佐敦商務印書館
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

康怡商務印書館
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

屯門商務印書館
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二樓21/22舖